譚苑醍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306 32

譚苑醍醐

楊慎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譚苑醍醐

原序

醍醐者。鍊酥之基品。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冥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於芥子。以吾道而夙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味云乎哉。嘉靖壬寅仲冬長至日楊慎書。

譚苑醍醐卷第一

明　成都楊　慎　撰

莊子解二十五條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鐻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成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音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變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翂傳。鯤鮞、尙音婁、蟞、尙音遲。）蛵蟟、音刀料。鷽鳩、音喬。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于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依疑獨註莊子天籟一節。）

危歎、變、懣、姚、佚、啓、態、八字眞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懣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間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眞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林疑獨。）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林疑獨。）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碧虛景九。）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遽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胥靡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盡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林疑獨。）

聖人成焉。以身狥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狥身而全生也。（陳詳道註。）

儻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闕疑。）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世爲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概矣。（闕疑註。）

壞植散羣。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尙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爲長。

解其天弢。縱其天袭。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書之在袭。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袭則卷舒無礙。

腕下有肉。則知其上肥矣。陳碧虛監市履猶註。

泰清中而歎。中乃印字之誤。

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囿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知北遊。

甘寢如後人之臥讋。乘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萇宏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慰暨沉屯。褚伯秀云。慰借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奚稍問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颸颸兮木揪揪。揪同楸。

藏舟舡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成元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元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化焉而逃同音。

飾羽而畫。羽儀刻畫也。此下有上林賦一條。已見丹鉛雜錄。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湯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嘅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惟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率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

寵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停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册。永爲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李白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讀書於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白詩。所謂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爲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以烏道計於故鄉兮。不如去荊吳之幾十。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淮南臥病。寄蜀中趙徵君蕤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作史者稱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清河耳。善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爲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爲王氏傳云。琊琅臨沂人。爲李氏傳云。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耳。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敍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於廣漢。爲蜀人無疑。

貍首。已見經說。

儀禮逸經。已見經說。

八士考已見經說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已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拘孔明。不殺關羽。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之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程鉅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程鉅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瘐死獄中。岳之忠謇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士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

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淩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淩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旦音與晨同）正南邛州（隋書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垥州）曰汗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元州（隋書作營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急土）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柱州一本作桂州營州一本作宮州近是宮與元相近未知孰正）

海外五岳

道經言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鵲、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蓋、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碧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氣元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閬

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梁彭主鎮星之精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蕞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學喬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此下有洵美且都一條已見經說

譚苑醍醐卷第二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元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之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異。乃無同而異者。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此條之上有噬嗑解一條。晉音齋慶娛同一條。穴井一條。常棣之華一條。李尹一條。猿氏一條。五祀一條。此條之下。又有朱子忿懥一條。希夷易圖一條。易圖考證一條。俱已見經說。蓋先生隨時雜記于著經說之後。又散見于各自著小說之內。焦氏竑刊外集。併入經說之內。此本乃先生自訂本。故挨次列其原目。標注各條之下。以存原本。已見者不贅出。

老子述而不作

楊鶴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

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尙書書。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此下有皐蘐讀何書一條。已見丹鉛雜錄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甄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此下有勿勿一條。又有匆匆匆匆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茲不登出。止列其題。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江北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

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蓱。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藻。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蔬。翹莖濮蕊。濯穎散裘。隨風倚菱。與波潭洎。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卽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汩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爲怪矣。此下有陰火草澤一條。又有土會當作土會一條。俱已見焦竑所刻經內。不贅出。

太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弈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敍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盧睪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睪地缺。愼按北方謂水黑曰盧。睪卽古皐字。盧睪卽盧溝也。溝與皐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睪、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睪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卽范長生。蓋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眞。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戰國策有蜀子。）

蚜蚨

張有復古編。以蟲名蚜蚨。書作子方。按氾勝之術云。牽馬令就穀。口食數口。以馬踐過穀爲種。無蚜蚨蠶也。蚜蚨二字。見于氾勝之書。氾勝。漢人。亦云古矣。張有在其後一千餘年。何據而云俗作蚜蚨。必欲去蟲而作子方。省則省矣。觀者只以爲人之子。安知其爲蟲乎。此其隘而不通。東坡所謂強作解事者也。偶閱復古編。著此一條。其餘多類是。博雅君子愼擇之。（皮日休隱書。亦用蚜蚨字。樂記方以類聚。注。方蟲名。卽蚨也。）

敍字義

管子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俛坐。錯撮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蒸然者。處下捧碗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此管子著弟子執燭

之禮也古者無燭臺以人執燭檀弓曾子疾革童子執燭是也蒸薪也椀楚辭所謂爇火今之提燈櫛舊本作卽叶音燼櫛卽皆假借字正作爰从火从叉與弇奚同音爰音燼朕媵送字皆以爰說文俊字解云爰聲張有周伯溫誰不識爰字遂紛紛誤說今以林罕小說補正之

譚苑醍醐卷第三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係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華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此條之上。有李華論文一條。蕭士贇論文一條。驚表一條。俱已見丹鉛雜錄中。蓋先生每有所得。隨筆記載。不復記憶。故往往自相重出。今止引題不錄出。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爲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毋邃、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公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主。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爲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子。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明晝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

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旣以翳明鑾以隱聽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蠲紙

古有蠲紙以漿粉之屑使之瑩滑蠲之爲言潔也詩吉蠲爲饎周禮宮人除其不蠲蠲紙之名義取此劉績霏雪錄謂蠲紙起於五代民間有因親疾剪股親喪廬墓規免州縣賦役歲給蠲符以蠲免之號爲蠲紙非也此條之下有畫剌一條已見先生自訂秖林伐山不贅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曙山云史記云臨淄子女彈弦躚蹀又云搖修袖躚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展張平子賦云金華之鳥動趾遺光又云履躚華英又云羅襪躚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躚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蕖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眞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願步襄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澆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也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徽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睪芷以養鼻。注、睪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
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即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淸酒浸鷄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靑蒿。以發綿幂鐺觜。抵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

薰服澤燕

賈誼新書輔佐篇云。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開北房。從薰服之樂。薰服、謂宮人蘊蘭麝而被羅綺者也。
澤、如史記徽聞香澤之澤。荀子云。代睪而食。注、睪、蓋香草也。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士虞禮、因著用茶實纓澤焉。俗書澤字並水傍睪。傳寫誤也。代睪而食。謂焚香氣之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又云。側載睪芷以養鼻。可以證矣。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敬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却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相符。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者也。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鴇梨姏之所恥而不爲。然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亦理之不可曉者。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眞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鄣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鄣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海南。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于此。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以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鏤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浦即步考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即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糜而上下曰步。水經。瀙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湖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晉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戴臺城故妓詩曰。那看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

重較說　此條前十二行俱同經說。自漢輿服志以下。經說並無其文。今仍原本存之。

詩衞風淇澳篇曰。倚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詁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輻無轠。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輢兩而較一。說文。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闓闓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

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軹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輧。從車交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羃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人。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履考

古篆鳥字象鵲形。以爲履飭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古易履爲然敬之无咎。今文改爲作錯。不識古文也。禮注。絇、履頭飾也。周禮。黃繶青絇。字一作句。王莽傳。句履注。其形岐頭。周禮又有舃。婁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爲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世。摠章令人服之。唐世名鞾。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鞾靴入鳳幃之句。崔豹云。古履絇繶。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人。鞔金泥飛頭鞋。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簿履也。漢有伏虎頭鞋。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鞔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桃

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爲何物稔舍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以抱香木爲之木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天畫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圖幕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冰凍成龍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滇中有某提學訓諸生讀書爲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爲笑蓋俗以託空爲天話耳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嘗讀故記云殺隨兕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坡賦具禪機

高僧傳。神鼎問于利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已。鼎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生必死。有死卽生。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爲地。呼地爲天。召星爲月。命月爲星耶。貞無以應。大理楊伯淸舉此以問余。余曰東坡有暗答矣。自其變者而觀之。則萬物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伯淸曰是則拈古。欲公重說。余曰定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定者一彈指間。經千萬劫也。

嚴光爲梅福壻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史失于考也。

薛越

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薛越、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韜。涉薛澄笠。謂以涉草爲雨衣也。相如賦。薛涉青蘋。越亦草名。浦屬可緝爲布。文選。葛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宏之荆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字一作紵。陶隱居本草注。天門冬。一名淀草。以淀布。白如紵。

譚苑醍醐卷第四

查字考（此條較葩林伐山所載加詳故存之）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爲查。王勃詩。灘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鯿。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鑿。幸存舊文耳。

一卷爲㠯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㠯。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緛。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錢瓏

錢音減。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錢也。西京賦。金錢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錢玉璽。詩云。鉤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璽。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錢銀事件。當用此錢字。或作鍰非。佛經呪有沙怛錢之語。他書罕用此。婦飾曰璽嵌生活。當用此璽字。俗作鑲廂非。

久湫大沈

秦詛楚文。有久湫大沈之語。沈之爲義。世多未解。按說文曰。沈、濁黕也。莊子沈有漏注。沈、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應劭風俗通曰。沈、葬也。言其平望葬葬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鳥當沈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沈。顏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沈潛。又云沈溺、沈湎。又云。默而有深沈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沈。不獨齊語爲然。藍北之言沈南之言潭也。故沈亦音譚。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長含反。當呼爲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亟。漯十七湛。注。湛。卽沈沛之沈。大澤巨沒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金虎

廿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隣。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稍隱。故諸家之說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兩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來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愼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顏、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

品自明。不必破前說耳。此條之下。有紫電清霜一條。已見丹鉛雜錄。

盪槮

郭知元朱箋集韻序。銀鈎創閣。晉豕成羣。盪槮行披。魯魚盈貫。盪如周禮簉節之簉。謂竹也。槮、札也。釋名曰。札、槮也。編次如槮之密也。其用事頗僻。故詳著之。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宏景乃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視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豹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袁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此下有灰釘一條。已見□氏所刻說□丹鉛雜錄內。不贅。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注、山海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則。原本此處有唐彙博物記一條。已見藏林伐山。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實四五兼具。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畅異物志。革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郭子元革贊。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用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鬱林異物志。象之爲獸。刑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爲口役。望頭若垂。馴良豕教。聽言則詭。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喻波濮墨。迷射水匿。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鐵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渠。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贊。渠此魁陸注。眉爲高。爲眉渠。爲疏。爲海蛤也。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岩。如猿仰株。入如沉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玉音裕。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海物異名。獸曰元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已見藏林伐山。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記。海蛙。笞、複引一索。飛絙栰閣。其名曰笞。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笞贊。

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川謂山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脂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齊志。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異物交州志云。此下有卿雲歌一條。已見先生詩話內。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闕間。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谷生。再鳴五谷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此條之下。有窓爲小窗一條。又左傳正直一條。又桑子仲尼顏子樂處一條。又境逆樂眞一條。又容作聖一條。又俱見焦氏所刻升菴經說內。考先生經說四卷。已載此六條。爲重出可知。焦氏復博採先生經說併入。成十二卷。故彼此多互見。又此下有精鹽醍醐一條。又見丹鉛雜錄。今俱不贅。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癘。終無瘖聾。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九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按升菴管子敘錄已有此條。此係重出。姑仍之。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蒸馬音圭。詩吉蠲爲饎。左傳蠲其明德。古有涓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霽圖詩。修蛾新粧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博錦花浮。唐世有蠲紙。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譚苑醍醐卷第五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采字從冈下不不花蒂窗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宏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言皆有理此條之下有許渾一條又三千歌舞一條俱見先生自訂詩話內及詩話補遺內考系重出今不贅

禪學俗學

務於高遠則有蹶等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此條之下有庚辛枋一條已見先生自訂菰林伐山內不贅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壬

壬、相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玉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

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此條下有劉邵之邵。从卩不从阝。已見丹鉛雜錄。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與槻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冬至夏至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

杜詩左擔之句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迴。左擔犬戎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易左作立。可笑。又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此條又見先生自著詩話補遺。較爲詳備。今兩存之。又有石蛙御亭一條。已見詩話。又鍾張二王書法不同一條。又影書一條。已見書品。又集韻異音。已見丹鉛雜錄。又秦淮海易解一條。已見經說。以上共五條。俱重見先生自著各書。今俱不贅。各依次列其題于本條之下。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萬。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个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于舶棹。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山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汶卽岷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愍。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駱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漸。登觀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衙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訛呼作閩音。蜀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敘州驛名汶川。考古志作沒川。）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宏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脅。謂手掌曲其私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脅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鬬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鬬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韓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

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爲此態。甚于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郡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梁、幷、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應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上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燻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子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

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此條之下有執其兩端一條已見先生經說內不贅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簰諺所謂扈水插秧乘船割稻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此條之下有漏井匿豬一條已見經說內不贅

東流不溢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注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汜天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歹塗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存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何也有損焉風之過何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之覺若襟衣于日中摽隰于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于坳堂則立而厥漉激泉于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耶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蠽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蠽繭出日南也愼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蠽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蠽蠽一曰蚖蠽三月績二曰柘蠽四月初績三曰蚖蠽四月績四曰愛蠽五月績五曰愛蠽六月末績六曰寒蠽七月績七曰四出蠽九月初績八曰寒蠽十月績凡蠽再熟者皆謂之蠽此則八蠽之寶也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蠽則宜謂一蠽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罷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皐說文禮說曰皐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齊子閟閟已見經說

點與玷通已見丹鉛雜錄

晚見朝日已見詩品

眶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又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眶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眶音蔑小雅註引眶勉從事或作蠛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眶當音蔑

詆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韻也．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鷄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于士伍．

此條之下．有庾信詩一條．已見詩話．不贅．

譚苑醍醐卷第六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此條之上有易字說一條。又有三易一條。又有卦爻名義一條。又有卦字解一條。又有易重一斤一條。又有太極兩儀一條。俱此條之下。又有魂魄一條。俱先生自訂經說內。今又入譚苑醍醐。係先生重出。今俱贅各標注其題于本條之下。以存原書題目。

花足曰蕚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柬晳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爲足也。韓子從華。華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韡非。韡從韋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墻之履曰韡。金谷作靴。韡字從華爲義。從韋爲聲。華、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也。此條之下有平王之孫一條。又有孟子□一條。又有楚學奇褒一條。俱已見先生經說。又有宿諾宿問一條。一見蒨林伐山內。一見瑯琊漫錄。茲不贅。

近思錄

朱子作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言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勉齋此言。固朱子之忠臣也。

朱子自言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鷄肋。蓋不滿於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於後賢之心乎。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揚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閣。則是元嬰耳。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橋。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橋山樏。而夏本紀云。泥乘橇。山乘樏。橇、尸子作蹻。祖芮切。樏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橋。溝洫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樏爲邱遙切。此意言之。音橇爲蹻。衆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橋。行險以撟。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樓同。力追切。橋與輴同。勅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宜音撟。險所乘者。樏與楬同。卽樏也。當讀如濟深之深。其音作橋者。殆楬之轉音。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樏、以鋘如錐頭長半寸。拖之履下。以上山便不跌。孟康謂木橇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輴、軌、樏、橇。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

予合前說。再考諸爲之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塗、泥也。楯、卽輴也。軌也。樏也。狀如長狀穿橫。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痺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卽欘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毳。下用鋋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樏卽欘。與周禮輈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摠名之曰四載云。此條之下。又有禹九州一條。已見集氏所刊經說內。不贅。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北。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之。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劭、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況蔡氏於後章之傳。亦有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味別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於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

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而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佳。嘔吐下膈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譬如油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沇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導沇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愼嘗闢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雖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元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灞上者。章、貢合流也。鄠、杜者。漳、鄠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蠐螬。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半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司馬遷、貨殖傳、班固、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瀦水。金鐵皆漏。庭州瀦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觜則否。抱朴子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鄜延之川。盡日脂流。卽延安石油也。以爲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于洛陽塵。弱水弱毛。黑溪元髓。南荒有黑溪水。取水以塗古象。垂輒不去。置釜而以塗身。卽能乘冢如家。蓋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經。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汲冢文誣

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扆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揔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此下有化益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升菴經說內。又有阿堵一條。寧馨一條。一見焦氏俗言。一見坊本所刻丹鉛總錄。按係重出。今不贅。

世說譌字

古書傳刻轉謬。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眞。謂清致而眞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眞。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爲雷邊迅鬼。皆古之妄人撰說。而文士或信之。此

亦道聽塗說也。

巾幗

讀有頰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繭爲頰。今未笄冠者着卷幘。頗象之所生也。後漢烏桓傳。婦人着句決。飾以金碧。若中國之簡步搖與服志。夫人有紺繒幗。古畫婦女有頭施紺羃者。卽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與憒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需頭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筠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於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敬之帖尾。合二事觀。可見古人章奏尺牘之制。

尙字平音

劉熙釋名曰。尙書者何也。尙上也。言最在上撝領之也。韋昭辯釋名云。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也。尙衣尙食亦然。愼案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尙書。義皆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尙書。如主壻曰尙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尙猶承也。尙猶奉也。韋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此條

之下。有六尙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又有以手通指一條。已見丹鉛雜錄。按俱係重出。今不贅。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照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未之考也。

馮京

余親族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豨首

爾雅荄蔵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名精卽蔓精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薟是也。又蠡實亦名豕首。卽月令所謂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此條之下。有覇伯同一條。又有脣齒一條。又有問諸水濱一條。俱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今又旬見此書。故不贅入。各列其名次于本之下。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考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此條之下有箋以之福一條又有變置社稷一條已見焦氏所刊經說考系重出今不贅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撫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邶鄘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曾見上虞謝猶齋爲予言此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爲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揚雄蜀本紀云黃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入蜀志此條之下有張有論此書一條已見丹鉛雜錄今不贅

蜀姓

宋章定名賢氏族錄以韻分姓蜀姓在八齊韻音睽按說文爽中贊名蜀又詩吉蠲爲饎蠲音圭漢書引詩云吉圭爲饎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名石作蜀其字蜀書爲蜀姓苑又作嵐形異而音同今蜀與嵐分爲二姓此條之下有隸宗同音一條崇升同音一條俱見丹鉛雜錄又有由農字通已見藏林伐山又有神荼已見轉注古音略又蠶蠶字音已見閩品按俱系先生隨時所記不復記憶所重出今不贅

匽蠵

說文解蠵字云匽蠵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蠵似龜一名匽蠵又名蠵鼈一枚有三斛重此條之下有乙字音義一條已見丹鉛雜錄係重出不贅

阭戙

漢有牂柯郡字一作牁戙又作阭戙其字從弋弋杙也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柯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疾難於濟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郭忠恕佩觿集云牁戙從弋謬之甚矣然則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也信矣

褵袜

魑魅字漢碑作褵袜其字從示蓋褵袜亦山之神也

蕺蕊同字

蕺廣蒼云蕺菹也文選注蕺草名亦名土茄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代糧張平子南都賦蓼蕺蘘荷注蕺香菜根周處風土記蕊似茆根蜀人謂之香蕺蕊與蕺同吳越春秋越有蕺山越王嘗採蕺于此庾肩吾書品云蕺山之扇竟未增錢卽王羲之爲市嫗題扇處也蕊側及切諸韻書亦不載獨見文選注耳此條之下有大風一條又二小爲地一條又字義一條又崔希裕略古一條俱見丹鉛雜錄內重出係先生自

訂.茲不贅.

尋字

佛經無邊無尋.無極無央.尋與碓同.字書不載.僅見此爾.無央者.無中與邊.亦極言廣大也.

穭稆

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稆.此條之下.有勞極瀰瀰一條.又欲極同義一條.已見丹鉛雜錄.又有曾夷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內.考俱係重出.茲不贅.

納音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此條之下.有沈與澀同一條.又甄音稽一條.又斗音主一條.又欬嗐一條.俱見丹鉛雜錄.茲不贅.

譚苑醍醐卷第七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拯韻。止與殆拯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拯定。倚拯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趁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此條之上。有辭達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升菴經說。又有漢文一條。大招一條。三游洞記一條。廬山記一條。白牛溪賦一條。楊炯稱王勃一條。俱已見丹鉛雜錄內。茲不贅。

詮癡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詮癡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不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軌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與倫之倫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命意則一。修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蕘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蕘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岸穴之異奇摠濠梁之蕘軸儲光羲詩清言問蕘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宏云淮水出玭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蠶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蠶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蘭氏

周禮。鞮人。注鰍魚字。大戴禮。閻氏之根。襲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論爲洞簫兮。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論。皆奇之又奇。

因而立致

鸞刀貴割。而聲尙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尙象。因文立政如此。此條之下。有分沙漏石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茲不贅。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元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此條之下。有賈劍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茲不贅。

元女兵法

元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旄旂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聲。鞞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上銅鑼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此條之下。有女匽一條。已見經說。茲不贅。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蟜。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牛蟜見淮南萬畢術。

石涅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青、白、黃、皆云丹也。石涅黑丹。卽今之石墨也。一名畫眉石。上古書用漆書。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汕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於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容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容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容丁。容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愼、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騁談天之逸辨。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墓。氛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本眞。

金溝銅池

羊元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棻。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至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漢晉人邪。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

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爲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此條之下。有翠足粉胃一條。又有綢繆織褐一條。已見先生自訂菰林伐山。又有戲婦一條。已見丹鉛雜錄。按俱系重出。茲不贅。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此條之下。有夜覺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又有另日一條。已見焦氏所刊俗言。茲不贅。

泰春泰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氏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夏、泰秋、泰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泰。今人多失其讀。此條之下。有蟋蛄蜩螗一條。已見丹鉛雜錄內。茲不贅。

東潞西潞

潞有東潞、西潞。西潞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語有南語、北語。北語在琅琊、靈門。南語在九疑、零陵。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架裘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采喪采音森其字從木從穴采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蜜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此條之下有饒燈一條已見先生自著藏林伐山內茲不贅

鬱華金提

南陽之宛即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即古金提國見國名記此條之下有莊子憤世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茲不贅

驅山鐸

太湖西有岊嶺山有石如卷笹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笹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世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大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吸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謹見此焉

洞庭

三茅眞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青別爲蒼、赤別爲朱析朱爲非非今作緋黃別爲黚白別爲縞黑別爲元此正色之別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黓似綠色曰校女嫁者服之縠日出色也抑、日入色也蔥、暝色也壈、婦人注面赭色也雛草色也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縹、緅紅、淺絳、女貞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南史輿服志有鶸鶸鶸翔四色鶸音黑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荀卓色也）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王鰲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鰲字鼎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幷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

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一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皷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此條之下。有王跌踢一條。已見栽林伐山。茲不贅。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豦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鶱駘獲鷹於九方腹背可儔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鴟夷魚腹

吳任宰嚭伍胥鴟夷楚信靳尙屈平魚腹

以下五行原本闕

老子解

千尋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椓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尙頰舌之感者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燧

秦間云澤中有陽燧陽燧如火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燧乃山氣通澤山有陰竅乃澤氣通山

禆海

說文禆接益也以小益大曰禆西域傳有禆王漢書有禆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禆海環之書名有禆蒼禆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麩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主。主音穗。其字从一从曰从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載。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即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爾。

鴷鴂 此條較經說所載差詳。故存之。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鴷鶄。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鴷鶄。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鴷鴂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此條之下。有朱鷺一條。已見詩話。茲不贅。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非也。

沙田

氾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菑白沙。管子書。有五沙之士。劉勰曰。吳人謂水中可爲田者曰沙。管子五沙之狀。粟焉如屑。摩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辨綺粲管輅善飲惟見此而輅傳不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懷香即杜衡也又名衡薇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懷香恨不逢即此也

菉蓼草

燕泉云郴之桂陽產蓼菜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出修江治頭風蓼菜蠻茶之謂邪愼按左思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草名玉篇作菉蓼風即此也郴桂在三國屬吳爲此物無疑又按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菜葉似苓蒿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鴈戶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張僧繇

劉子元曰、張僧繇畫墓公祖二疏圖、而邱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金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之士、亦不能作也。此條之下、有桃源圖一條、已見畫品。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此條之下、有漢畫一條、已見畫品。

青棠

棠字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詩云、常棣之華、常、古裳字、常轉爲裳、又借裳爲棠也、常又作唐、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注、欲屬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本草作青唐云。此條之下、有蕭齋一條、又臨摹一條、已俱見先生自著書品、考係重出、茲不贅。

寶月帖

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簿匱紙、銀錠欛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脈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眞體。得魚獲兔。猶悌筌蹄。未免凡近耳。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卯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桃釵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嬋。籠曉烟。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椶櫚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摇天。愈益期興。韓康伯牋云。椶櫚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柄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槲。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粗。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履虹。其伸如絙繩。步其林則蓼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椶櫚圖也。毛

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帕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綃。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傅肱蟹譜云。蟹、鶻眼、鱟足、蛭腦、蜩腹。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戟。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眞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駢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

郡縣

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

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元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元靜徭役也。釋名又曰。縣也。懸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絃以其有言。下體之居。隣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朗公谷

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車頻秦書云。沙門竺朗。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小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此條之下。有署書一條。已見書品。又有致足樂耶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考俱系先生自行重出。茲不贅。以下原本闕四行。

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嘗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參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滇中環湖皆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淸舉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椁停鼓欻。音響猶讎。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庶求其眞。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周紆築塹

周紆爲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塹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墻。塹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塹未燒曰塹。埤蒼。刑土爲方曰塹。今之土塹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築而何。塹古作塹。儀禮塹塊也。此條之下。有皇比一條。已見藒林伐山。又有舟鮫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內。茲俱不贅。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鮹魚

說文。鮹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鯨也。一名瀛。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懶婦所化。佛書謂之饒燈。鳴瓊泛醳則明。披緇辟纑則暗。

譚苑醍醐卷第八

凹凸字 此條較葆林伐山所載差詳故存之

土崖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溫乃曰。凹當作坳。凸當作垤。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爲俗字也。東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高下。畫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凸花。俗呼一乘寺爲凹凸寺云。江淹青苔賦云。悲凹險兮。惟流水而馳驚。高僧傳云。谷之應聲。語雄而響厲。鏡之鑒像。形曲而影凹。有皆名人文士所用。其來舊矣。豈至伯溫始貶爲俗字乎。

懸炭

李霽贈魏收詩。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梁簡文江南思詩。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輕。蕭子雲歲暮直廬賦。衡輕炭燥。權重泉涸。懸炭事見淮南子。亦古候氣之法。說林。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今罕知用之。而文人引用。亦僅此三條耳。

猛燭猛炬

魏明帝樂府。晝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晉庾闡藏鬮賦。督猛炬以增明。從因朗而心隔。猛炬、猛燭。蓋大燭、大炬也。周禮所謂墳燭。楚辭所云懸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吐日。其猛燭乎。

兩兒辨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可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遬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從旁與上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可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而差微晉束晳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仲厥厥而形小仲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曰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感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室景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去而船不徙矣安炭云余以爲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東晳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丌間密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

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卽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燄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因讀列子。而雜集舊說如上。又思列子之爲此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蓋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而得其說。故設爲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束晳安炭、當之。亦未易折此兩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眞人。乘龍凌虛。出倒景之上。崑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矣。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甫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也。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司農劉夫人墓碑

司農夫人。祖自會稽山陰。姓劉氏。伊夫人受持貞剛。體性純淑。非禮不行。闕一字人闕一字仁闕二字石闕五字九族穆同闕三字子孫息盈房。導男以闕七字毋儀闕三字容德配古列任似爲闕八字宮闕一字復全闕十字酒甘香車騎陳闕七字公闕二字奉闕十字迎醫極俊迭素名闕九字幽藏咨嗟酷闕十字命闕七字畫圖像甄采典闕七字鄉人闕五

字不忘（闕字俱照原本式填寫）

右司農劉夫人漢太尉許馘之妻也。首行有標題之文。石已刓剝。所存數十百字。其漫漶者強半。惟次行獨全。故其姓劉氏而爲山陰之人。其辭惟數句可讀。如云體性純淑。非禮不行。及孫息盈房而已。其云德配古列任似者。以似爲妙也。字畫多雜篆體。所書以字全類孔宙碑。其它偏旁多與故民吳公碑。中山相薛君題額相類。應劭漢官儀所載三公。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馘、季軼。漢紀光和四年。馘以衞尉代劉寬爲太尉。今許氏兩墓皆在宜興。而此碑猶在夫人塚旁。吳處厚青箱雜記云。義興有許馘廟。其碑許劭所作。唐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延休讀之曰。談馬即言午。言午許字。礪畢必石皁。石皁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六一。六一立字。今其殘碑纔有數十字。其間載許君自司農遷衞尉。此文稱劉氏爲司農夫人。則銘墓時許猶未爲衞尉也。其碑在光和之前無疑。又云司農夫人碑題一行。文八行。行二十八字。石尚餘其半。亦隱隱若有字。右具載洪景伯隸釋。吳人盧熊嘗得此刻。云自仆逃夫人以下。合有四言二十五韻。今所存。剛行同房容宮香藏鄉忘可攷。

國山碑

闕二字民用不犯。於是臣丞相沈曰。闕六十三字徘徊於此。遂基大宮。闕八字鹿民子來。不日闕八字頌聲乃止。率土來獻。柔服百神。經緯庶務。日昃不食。闕二字六經藏旨。百家思闕一字道數頻十陵道。大啓未光。闕立東觀。一闕字紀實言建設墳典。闕三字聞實感神化出。幽祇闕舉。乃遣使者大宥刑惡。道尚闕二字善格幽元。貺與五福。

惟神明上天罔應。闕字三笑宿降祉。利丰特發。神夢靈璽。鎮國玉璽。啓自神匱。神人指授。金册有玉簡者四。日月明朗。老人星見者。弍十有弍。五天瑞氣。黃旒紫蓋。覆攡宮闕。顯者蓍斗牛者。弍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有九。青蜺、百兕、丹黑。闕字二廿有二。白兔、白口白鹿、白鹿。卅有二。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弍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七。神虎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絜神絜。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卅有六。大貝餘。闕字一幹泉泰。十有五。大寶璧。水青穀璧。卅有八。王兕。王羊、王螭。闕字一三。寶鼎、神鍾。神璧叟祝。神斝。卅有六。石室山石闔、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識韶不鏡光者、弍十有弍、神闕字一頌歌廟靈闕字一示者三。幾民推紀。湖澤闓通。應識合謠者五。神翁、神僮、靈母、靈女。告徵表祥者卅、有烝靈夢、啓識神人、授書著驗、闕字二者十。祕略闕字一文王板。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闕字一玉琯、玉瓚、玉玦、玉鈎、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玉罌。清潔光眼者九。刖子河伯。胥王靈圖。言天平隧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徵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若與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覿。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寔惟茲歲。帝出虖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玉質青黃。觕理洞徹。孶受祗悚。夙夜惟寅。而大德宜報。大命宜欽。乃旦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琮。大司徒燮。大司空胄。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駿等。亦吕爲天道元曠。以瑞表眞。今衆

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闕字）川。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刻工殷正、何赦。（闕字俱照原本。）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册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廬陵歐陽修書。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爲圌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略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天册元年乙未。正月辛亥。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在丙申矣。太尉璆。即宏璆。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璆官至中書太子少傅。大司空。翰史云。兼令司徒董翰。國史瑩毀。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字。秋八月。郡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靈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翰。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考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册。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真皇帝。而改天璽。因歷陽山

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卽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卽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有六里山有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眞皇帝與此碑石疑陳壽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慢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此文字如巖山神讖海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讖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稱皇象書神讖碑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妼等號八絕則神讖碑亦蘇建書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尚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讖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麒鳳贊、魏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興記校之字多譌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右以俟識者云洪武十一年春正月吳人盧熊記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

公諱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夫人之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墜纓冠相維九卉于公美顯橅南陽太守皇考上黨太守咸有武一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梁園仁誠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卓不羣遊神元漠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耀芳風流遐年十有冢上計史察孝廉州辟皆不肯就羣公材之四府竝命槩桓系載乃公車徵拜中書武一郎祕書監于時當晉之盛厶楊英僞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

命之期。任ム禪之會。秉文經武宜集大晉之阼。皇采增暉。帝威遠御。緯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帝嘉厥庸。僉以大國。公乃遂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詹咨。仍復ム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贊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允協。運國威於鈞陳。握皇極於紫極。于時之盛。未有一公者也。拜衞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密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允肅。以江寇未寧。乃命都督荊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辟命。公乃養民ム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阜防寇衞。境然後懷遠以德。ム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ム人。均其ム澤。軍無虞ム。民不疲勞。農功ム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望風。無人咸服。繈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公。雖享茅土。歷登台階。吐飡下士。二於姬公。方將殲戎吳國。吊（闕二字）後寢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遭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闕一字）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勳大。而屢辭封侯。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薨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授。公自出身以暨於終。忠貞不輟於口。嘉謀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勳不榮其祿。儀形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詔曰。故大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諸慮。勳業不遂。然湯滅之計。悉如祜策。用能更曠世之寢。振黎民之患。勳烈既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定之功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鄚。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爲萬歲鄉君。五千戶。贈絹萬匹。於是故吏高文奚慶等僉以（闕一字）德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於江漢。（闕一字）於羣生。涉其風者。皆貪夫反廉。懦夫立志。

志雖夷惠之揆。奮乎百世。曷以尚德闕四字未隕奇謀潛略清闕一字功遺諸靡所寘心。乃共立碣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

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與雄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闕三字虞淵淵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淩太清。如何不弔。中年隕闕八字未闕三字刊闕二字是表是旌。

此卽墮淚碑也。中有闕文。字體亦類鍾繇。如以作以。潛作潛。逮作遝。寇作寇。衆作衆。寅作寅。晉以前悉如此。此碑元無撰人姓名。按益州記云。犍爲李賜撰。賜密之子也。幷附見此。又云李興字雋石所撰。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贊 附跋

太宗昭陵六馬圖石刻。在秦中。其一曰拳毛騧。黃烏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瀛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闕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催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紫驊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驊超躍。骨騰神駿。氣震三州。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元學士王惲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剪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眞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

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信夫。贊。殷仲容撰。奢則歐陽詢也。

蜀江水路險名

江自嘉州至荊門。名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于字書。今載其略。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柿木洞、水流沙上曰瀨。出尾下曰灘。今地名七灘。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三灘。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水疾崖傾曰碥。今有閻王碥、碥子碥。灘磧相湊曰林。音子。今有石林子折危子。水如轉轂曰漕。今有野豬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盡書也。

蹔跕跺字

說文。跕、足下也。从足石聲。又跕蹻、人名。通作蹔。孟子、蹔之徒也。古作跺。賈誼傳。又苦跺盭。注、跺、古蹔字。足下曰蹔。盭、反戾不可行也。淮南修務訓。蹠蒙籠。蹴沙石。蹔達膝。蹔又訓適也。淮南子原道訓。自無蹔有而以養賤矣。精神訓云。自無蹔有。自有蹔無。又履也。淮南子。人之甘非正爲蹔也。而蹔焉往。又訓至也。淮南說山訓。方車而蹔越。乘桴而入胡。又曰蹔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其極一也。又訓願也。淮南繆稱訓。各從其蹔而亂生焉。蹔、音之石切。又音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譚苑醍醐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楊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一四六一

五